

『三國』漫談 (四)

——國劇·國醫·國術——

一不拜師二不入票房

隨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北伐到了南京，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將軍，我當時任機要秘書。作戰時期軍事機要的秘書，雖不清閑，也絕不是忙。只要通電文稿能合乎長官的要求，下班之後，則無其他責任。到朋友地方去談談天，聽聽唱片，先天下之樂而樂，後天下之憂而憂，這是我一生中當中最輕鬆愜意的時代。

這個時期平劇的唱片，已經大行其道。高亭、百代、生旦、淨丑，都是名角，無所不備。茶餘飯後，酒酣耳熱，隨着唱片而高歌，不亦樂乎！我聲調很高，中氣十足，凡是生淨的唱片，我都能跟得上。譚鑫培、余叔岩、夏山樓主、金秀山、郝壽臣都算是不會見面的義務老師。比在貴陽時期，對於平戲的修養，當然是進了一大步。朋友當中，在北京各大學畢業的，也有好幾位。個個都能哼上幾段，還要講甚麼板眼，談甚麼宗派，無形中我更是獲益非淺。只是我的個性，

非常倔強。唱則唱矣，哼則哼矣，始終抱定兩大宗旨：(1)不進票房。(2)不拜師。票房的人太雜；琴師一類的人，習氣太重，與我個性不合。小小秘書，又不會具備令人委曲承旨大拍其馬屁的資格。我不喜歡他們，他們也不一定喜歡我。所以互不侵犯，乾脆兩免。

說到師嗎？從小所受教育，對於師之一字，敬重非常。非正式為學受業，絕不肯輕以為師。並不是輕視藝人，實在為了僅僅哼呼幾句，便當人為師，未免有點那個。雖然一代伶王來在前面，他願意唱上幾段，我一定鼓掌稱贊，絕無半點卑視之心；但要我為唱戲而拜師，我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不幹。

五院院長唱工教我第一

既不拜師又不肯去票房隨家學習，所以我的平劇，始終保持有三大特色：

一、無板又無眼。一段唱下來，差上幾板幾眼，是天經地義。聖人都說過，不以規矩，不成

方圓。無論大事小事總離不了規矩。像我這樣無規矩的亂唱，當然弄不成好玩意。來臺灣之後，我當時還在立法院擔任院長。有時到親朋人家，遇人逢生作慶，飯後消遣，互相各盡其所能，各唱其所唱，也是常事。當時有一位名琴師叫周長華，據說在大陸時他是程艷秋的琴師。乖乖了不起四大名旦以程腔為最難，周長華琴藝的造詣，當然是呱呱老叫。每次有人逼我獻醜高歌，只有琴師周長華，能够伴奏。因為我經常差上幾板幾眼，若果跟不上，只是他的錯，于我無關。因此他曾經在好友聚唱當中，幽了我一默。他說：「目前在臺灣，能唱平劇的，在秘書長中以黃秘書長少谷為第一。院長當中，當然以劉先生為第一。」當酒酣耳熱，笑語雜沓，我還不會領略到他說此話的用意。回到家來，仔細一想，他豈止幽默，簡直是把我罵得太慘了！黃少谷兄的歌唱，停腔落板，還有一點余叔岩的韻味。比起任何機關的秘書長，都毫無遜色。在秘書長中，稱為第一，絕無譏諷之意。說到院長，若果包括一切

劉健琴

學院、醫院乃至養老院、孤兒院全部在內，人才輩出，要稱爲第一，無此可能。若果僅僅包括中央五院那真是笑話。當時行政院長是陳辭修先生，他根本一句不唱。司法院長是王亮老，也是絕不開口，懂不懂平劇都成問題。監察院長于右老，聽說還喜歡聽秦腔，但絕不會自己哼平劇。只有一位考試院長賈煜老，聽說還喜歡聽平劇，但也是從不開口。聽是一回事，唱又是一回事，說來說去，院長當中沒有一位會唱和肯唱的。無論我是唱得蹩腳到了如何的程度，也是保障名額，非第一不可。周長華的幽默，有點近乎刻薄了。話說說回來，有周長華在，一段兩段，總算有人爲我伴奏。自從周長華死了之後，任何一位名琴師，都難得跟得上我。鄉居以來，我也根本沒有興趣再彈此調。本是逢場作戲，場不多，戲也就免了。

「好是好，只怕死不了！」

二、雖然氣粗聲宏敢保絕對沒有韻味。韻味是唱平劇的主要條件。劉鴻聲、高慶奎雖然能夠高唱入雲，但比之譚鑫培、余叔岩，其間不可道里計。甚至說某人是驢叫，是馬鳴。雖然過於刻薄，但絕對不是全無理由。聽說當年劉鴻聲演洪羊洞，譚鑫培去臺下觀聽，有人問譚老板：「劉老板唱得如何？」譚說：「好是好，只怕是死不了！」因爲洪羊洞是衰工戲。楊六郎唱音要衰弱才能由病而死。音調太高，雖然好聽，真要吡心他如何死得下去，韻味在平劇中的重要，首屈一指。沒有韻味，最好是免唱。

三、我的唱腔，既然是隨留聲機盤子而粗枝大葉的模仿。當然談不道是中州音，或者是京音，其中雜有貴州音，尤其是遵義的土音。我管我的，你聽你的，唱不唱在我，愛不愛聽權在閣下，我就是這個調調兒。

當時何總指揮，常常由南京去上海。滬寧路都是掛花車，隨車的人很少，無處可談天。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氣充力壯，我有時乾脆從南京下關開車就推開窗戶，大唱而特唱。（免擾人辦公和休息）一直唱到上海，不口渴，也不要休息。回憶起來，十分感慨！何總指揮常常去鎮江、丹陽、無錫、蘇州一帶，向駐軍訓話，有時還參加地方人士的茶會。他講話完畢，立刻上車，我從不會學過速記，但我能在聽講之後，隨即紀錄完畢，經過十分二十分鐘的整理，請何總指揮核閱，便可以交當地新聞發表，立刻又隨車前進，絲毫沒疲累困難之感。說句老實話，當年埋頭提筆一口氣能寫萬字以上，不算是稀奇。如今嗎？寫上三兩千字，便得要休息，在院內散步一番，才有餘力。年歲不饒人，打漁殺家的蕭恩說：「如今嗎？老了！打不動了！」我也要說：「如今嗎？老了！寫不動了！」這是我了解平劇的第二階段。民國十八九年，我奉命到軍事委員會任政訓處長兼中央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。秘書老爺清閑輕鬆自由自在的黃金時代，已成過去。公務忙，責任重，清唱消遣的機會，根本沒有了。但事實上却另有一個與平劇接觸更多的機會。這一個時期，爲了公事，經常有京漢、京滬、京平之行。無論是鐵路坐車，或者是長江乘船，我隨身總携

帶幾本消閒的刊物，那就是戲劇月刊。這月刊好像是上海出版。冊質不多，也不大，非常便於攜帶。印刷特別考究。內容大致如次：

(1) 名伶劇照。譚鑫培與王瑤卿的南天門。余叔岩與程繼先的鎮漣洲。龔雲甫的徐母。錢金福的典章。都非常美觀難得。其他男女名旦，爭奇鬪艷，選擇極精，更不必說。(2) 有秘本唱詞。(3) 有胡琴工尺譜。(4) 最令人喜歡閱讀的，是若干花架美妙的奇文。如坤伶劉喜奎讚，把她捧得天上少有，地下絕無，文字不俗而令人共賞。當年我幾乎背得出，如今忘記了。(5) 還有若干戲劇界的掌故，非常有趣。舉幾個例來說：

司馬懿活捉諸葛亮

A、據說譚鑫培當年唱空城計，連接探報，司馬懿大軍攻取西城，他吩咐旗牌，前去列柳城調回趙老將軍，連呼速去！速去！但此一旗牌故意和譚老板搗蛋，他反問諸葛亮一句：「啓稟丞相，萬一趙老將軍不在？」這是劇本所無，很難答對。但譚叫天有急智，他要旗牌附耳過來，輕輕地罵他一句：「操你祖宗！」旗牌只好口稱「得令！」下場而去。

B、清朝末年，貝子貝勒多喜歡串戲。有一天兩個貝子弟兄，合演空城計。一個唱諸葛亮，一個唱司馬懿。唱諸葛亮的已經唱過「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……」一段之後，喉音沙啞，根本不能再唱以下的「正在城樓觀山景……」這一大段，只好悄悄地對城樓下的司馬懿說道：「兄弟！趕快想辦法！我實在唱不下去了！」這位唱司馬

懿的兄弟，非常聰明，臨機應變，接着說：「適才探馬報道，西城乃是空城，老夫與兵到此，為何城門大開？諸葛亮又在那裏弄鬼！」本來應該接唱：「衆將官！聽我令下！」並唱：「坐在馬上傳將令，大小三軍聽分明，那一個大膽把城進，定斬人頭不狗情！」但如此唱法，諸葛孔明唱不下去，勢非當場出醜不可。聰明的老弟司馬懿乾脆在「那裏弄鬼」一句之下，接着所謂：「諸葛亮呀！諸葛孔明！管你空城也罷，實城也罷，老夫大兵到此，豈肯空回，衆將官！殺進城去！」於是大隊人馬，一擁而進，將諸葛亮活捉抬入後臺。一場鬧劇，歡笑而散。當時在月刊上都指出姓名，絕非虛構。

劉喜奎五十元一吻

C、坤伶劉喜奎生得太美了。某大學一位學生，每天前往看戲入了迷。當劉伶下裝出戲園上包車的時候，走上前去，強將劉伶擁吻不放，被警察捉去判罰伍拾圓。當時大洋伍拾元，算是罰得很重。但某生非常滿意，取出一百元繳存警局，連稱：「很好！值得！伍拾元不必找了，下次再來！」在月刊上似乎舉出了某大學的名稱，可能最有名的大學。學生的名字，沒有寫出，但一望而知，是確有其人，確有其事。

D、汪笑儂與另一淨角合演提放曹。據說汪在當時是票友下海，又是戲劇改良派。內行人多嫉視他。此戲照例是曹操先上，唱：「八月十五桂花香。」陳宮一出馬門，便接唱：「行人路上馬蹄忙。」殊不知這位曹操，存心要給汪笑儂的

好看，他不唱「八月十五桂花香」，而唱「八月十五桂花開」。開與香的音韻，差得太遠，讓串演陳宮的汪笑儂，來一個措手不及。殊不知汪笑儂胸有宿墨，又多急智，他接唱：「棄官不做隨他來。」反而把那位曹操弄得個手忙腳亂，幾乎接不下去。

諸如此類雅俗共賞趣味濃厚的故事，不知有多少。看得你發出內心的微笑，甚至至於拍案而起，笑不可仰！

這一個時期，平劇名角來南京演唱的不在少數。梅蘭芳、程艷秋、譚富英、馬連良、奚嘯伯，都到過上海的。麒麟童也來過幾次。我平劇的智識更豐，看戲的機會更多，除打乒乓而外，看平劇是我公餘消遣的一大嗜好，這算是我了解平劇的第三階段。（未完待續）

譯學概論

張振玉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捌拾元

張振玉教授現任教臺灣大學，政工幹校，中國文化學院及淡江文理學院，講授英國文學及翻譯。所著譯學概論，理論與實例俱極精要，既有學術價值，又富雋永趣味，堪稱我國空前之譯學專著。臺大輔仁淡江師大及香港中文大學先後採為教本，中央通訊社指令為編譯必備之參考書。今三版出書，紙張裝訂，益為精美。二十四開本，四百餘頁每冊定價捌拾元。優待本刊讀者，每冊八折，實售陸拾肆元，不收郵費。

石達開全集 王成聖編

定價新臺幣貳元美金肆角

本書共收集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文與有關之傳說記載等編輯而成，全書搜羅宏博，考證周詳。

△△優待中外雜誌讀者，凡剪本廣告購書即照定價八折優待，請將書款交存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接址寄書。